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读懂政治学的第一本书>>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读懂政治学的第一本书>>

13位ISBN编号：9787550202757

10位ISBN编号：7550202753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马基雅维利

页数：304

译者：朱华彬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前言

##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书，被评为“一部最有名的政治学论著”，但同时“也是一部名气最臭的书”。
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一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
恨者斥之为“暴君的导师”，爱者尊其为近代“政治学之开山鼻祖”、
“国家学说之父”。

马基雅维利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称为“无节操的阴谋家”，卖弄辞令的权谋者；他的著作被称为是“邪恶的圣经”，《君主论》被禁长达300多年。
但他的
“政治无道德”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世纪欧洲每一位君主的案头必备书。

本书收录了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的所有重要论述，包括《论李维》、《佛罗伦萨史》以及收录在《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他著述》中一些书信及文章，不仅仅局限于《君主论》。
重新整理编排后，分为国家、君主、臣民、谋略等篇，去其晦涩难懂，是现代政治学奠基人马基雅维利一生精华的珍藏品。

## 作者简介

朱华彬，男，河南西华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文章主要发表在《学习时报》，《理论界》等。

刘岚，女，翻译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汉笔译。

郝道合，文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读懂政治学的第一本书>>

##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篇　论国家和国家制度
一、论国家

1. 在腐败的城邦里能否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的国家
2. 国家应当拥有自己的军队
3. 国家遇到内忧或外患时，更为稳妥的办法是妥协而非对抗
4. 有平等的地方适合建立共和国，没有平等的地方适合建立君主国
5. 与共和国或君主结盟，哪一个更为可靠
6. 软弱的共和国很难做到当机立断
7. 弱国总是优柔寡断，决策迟缓总是有害
8. 进行扩张的共和国若治理不善必然走向覆灭
9. 君主或共和国使用雇佣军有何危害
10. 精明的君主或共和国不会得寸进尺
11. 教派或共和国若想长命百岁，经常需要回到自己的起点
12. 意大利的外国势力，来自瑞士人的威胁

二、论法律制度

1. 护民官制度使罗马更完美
2. 罗马元老院和平民之间的纷争保证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
3. 应当把自由的守护权授予平民还是贵族
4. 罗马能否建立一个消除平民与元老院之间分歧的政府
5. 在共和国，指控权对于维护自由非常重要
6. 指控权对消除谣言多么重要
7. 健全的共和国制度要做到赏罚分明，不允许以功抵过
8. 革新旧制度至少要保持其古老模式的形式
9. 论土地法给罗马造成的危害
10. 拖延任期使罗马遭受奴役
11. 共和国要想维护自身的自由，每天都要采取新的具有预见性的法令
12. 论佛罗伦萨的政体改革
13. 论罗马人的宗教
14. 如何考量宗教的重要性，意大利是怎样因缺乏宗教而覆灭的
15. 罗马人是如何利用宗教平息骚乱、重建秩序和建立功业的
16. 罗马人依照必然性解释征兆，在被迫不遵守宗教时，也谨慎地做出遵守宗教的样子
17. 萨姆尼人在穷途末路时是如何求助于宗教的
18. 安劝忏悔

第二篇　论君主

1. 使君主受褒贬之事
2. 论慷慨与吝啬
3. 论残酷与仁慈
4. 君主应该勇猛如狮子，狡猾似狐狸
5. 君主应避免遭人蔑视与憎恨
6. 君主如何赢得他人尊重
7. 君主如何选用臣子
8. 君主如何避开献媚者
9. 君主应当如何依靠他人的军队和幸运取得新君主国

10. 如何使用犯罪的方式攫取君主国
11. 为什么意大利的君主们会丧失国家
12. 若要创建共和国或对古制进行改革必须独揽大权
13. 新君主应当使他所夺取的城邦或地区万象更新
14. 精明的君主要把被迫之举表现为自愿的行动 117
15. 与徒有虚名的君主结盟是不明智的
16. 君主或共和国应如何避免忘恩负义的祸害
17. 共和国或王国的创建者值得称颂
18. 上行下效：人民的罪行源于君主
19. 杰出的君主死后，软弱无能的君主尚能自保；软弱无能的君主死后，软弱无能的君主很难再自保
20. 科西莫?德?梅迪奇本纪
21. 若想保有新获得的自由，必须杀死布鲁图斯的儿子们
22. 如果被篡夺王位的人幸存于世，新君主将不得安宁
23. 王位继承者为什么会失去王国
24. 论西班牙费迪南五世的停战协议
25. 法国、英国、西班牙、瑞士和教皇
26. 致被梅迪奇家族驱逐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
第三篇　论臣民
一、臣
1. 独裁官的权力对罗马共和国有益无害
2. 由公众和自由投票所设的十人执政团为何有损于共和国的自由
3. 罗马十人执政团的创立及其应当引以为戒的地方
4. 不可使委员会或行政长官拥有中止城市行动的权力
5. 罗马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
6. 如何造就一个为军队所信任的将领
7. 将多有害
8. 弱兵强将与弱将强兵
9. 给前去拜见西班牙国王的拉菲尔罗?吉罗拉米大使的一些建议
二、民
1. 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偶然获得了自由也不习惯
2. 堕落的人民在获得自由后也极难维护这种自由
3. 更加忘恩负义的是人民还是君主
4. 共和国或君主面对危机时要毫不延迟地施惠于人民
5. 平民合则强，分则弱
6. 曾经身居高位、获得较大荣耀的人不可蔑视较低的职位
7. 公民具备什么样的名声、言辞和观点能赢得人民的支持
8. 如何压制在强大的共和国中得势的骄横之徒
9.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位庶民煽动家的演说
10. 没有首领的民众是无用的
11. 对于好公民来说，爱国应当不计私人恩怨
12. 严肃庄重之人如想控制激愤的民众需要多大的威严
13. 对公众或私人受到的侵害不予报复，对君主或共和国非常危险
14. 统治民众，安抚是否比惩罚更有效
15. 民众比君主更明智、更忠诚
16. 应当对公民的功业留有心眼，善举背后隐藏着专制的端倪
17. 拒绝和平的方式

18. 杰出而可靠的战士应当为个人荣誉而战
第四篇　论谋略
一、知人善任
1. 知晓并善用大善大恶者非常少见
2. 信任被放逐的人非常危险
3. 不可重用被自己迫害过的人
4. 人在做一般判断时易于自欺欺人，却不易在具体事务上犯错
5. 人们在判断重大事情时容易出错
6. 人易腐败
7. 女人是祸水
8. 人的野心会不断膨胀
9. 出生在同一地区的人都保持相同的天性
10. 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性格
二、阴谋诡计
1. 论阴谋
2. 适时装疯卖傻是明智之举
3. 卑鄙者依靠欺诈飞黄腾达
4. 浑水摸鱼、背信弃义的兰多
5. 先斩后奏的妙用
6. 被迫做出的承诺不值得遵守
7. 看到敌人犯下大错时，要谨防上当受骗
8. 欺诈在战争中是光荣的
9. 保卫祖国应当不计荣辱，不择手段
10. 论中立
11. 再论中立
12. 论瓦伦蒂诺大公杀死维泰洛佐?维泰利、奥利维罗多?德?弗莫以及其他人的方法
三、处事之道
1. 如何看待命运
2. 天命不可违
3. 若想总是福星高照，务必顺应时势
4. 恶意中伤和谩骂必然引发仇恨
5. 危难时见英雄，太平时贤达者不得势
6. 有时善意比武力更有效
7. 不同的处事方式却能带来相同的效果
8. 严厉和友善能带来同样的荣耀
9. 为什么卡米乌斯被流放
10. 真正强大的共和国和君主靠德行和威名获取友情
11. 对傲慢之人谦卑百害而无一利
12. 谦卑突变为傲慢，仁慈突变为残忍，是不明智的
13. 人们时常被看似对自己有利的假象所欺骗而自取灭亡
14. 罗马人不喜欢中庸之道
15. 只要挺过最初一击，就能以寡敌众
16. 精明的将领应当让士兵背水一战
17. 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之人都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 章节摘录

一、论国家１．在腐败的城邦里能否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的国家在腐败的城邦里能否创建一个自由的国家？
在腐败的城邦里能否维持一个自由的国家？
在我看来，思考和讨论这两个问题很有必要，这是很重要的两个问题。
不过，开始我认为，探究这两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也不可能找到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则，因为必须根据其腐败程度制定不同的措施。
然而，探究天下万物的真理，也是一件乐事，因此我不想忽略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假设一个十分腐败的城邦，在那里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无力去遏制它。
因为良好的风俗需要好的法律来维持，同样，法律要得到遵从，也需要有良好的风俗。
再说了，制度和法律是在共和国创建之初制定的，那时人们的品质还比较高尚。
之后，当人们变得邪恶，法律就不再管用了。
如果法律与时俱进，而其制度却不变或很少改变，这就会使新的法律形同虚设，因为旧的制度会限制新的法律发挥作用。
为了便于理解，我首先要指出，罗马先有了统治制度，然后根据制度制定了法律，这些法律和长官一起治理国家、约束人民。
国家制度涉及人民、元老院、护民官 以及领事的权力；官员的任命和选拔条例；制定法律的程序等等。
因为社会在发生变化，这些制度也都要随之变化。
公民慢慢开始腐败，约束公民的法律也该有所改变，例如通奸法、防奢侈法、防范野心法 等。
因此，在国家腐败的情况下，旧的国家制度已不再适用，但如果还不谋求变化，那么即便更新法律，也不能维持公民良好的品质。
只有完善法律与改革制度同时进行，才会奏效。
最初的体制是否符合已腐化的城邦，可以从官员的任命及法律的制定这两点明显地看出来。
罗马人民只把执政官的职位和其他一些官职授予那些毛遂自荐者，这种制度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只有那些自我判断能够胜任的公民，才会去争取这个官职，如果遭到拒绝，他就会感到非常耻辱。
为了赢得人们的好评，他们也都会在自己的职位上尽职尽责。
后来，城邦变得腐化，这种制度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危害性。
因为谋求官职者不再是那些德行卓著之人，而是那些最有权势的人。
而那些没有实权的人，即便很有德行，也因为惧怕权贵而退出竞选的行列。
这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恶果，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以来的腐败累积而成的。
因为罗马人在征服了阿非利加和亚细亚并使几乎整个希腊都归顺于它之后，开始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值得警惕的敌人了。
没有了强大的敌人，天下一切太平，这使得罗马人在任命官职时不再以德行为标准，而仅仅是依靠个人的好恶。
他们把较高的职位授予那些只知道如何阿谀奉承的人，而不是那些精通于如何克敌制胜的人。
后来，他们也不再把官职授予那些讨他们欢心的人，而是授予有权势的人。
这种越来越腐败的制度，使有德行的人彻底地被排除在外。
再者，在制定法律时，护民官或任何公民都能提交议案；在议案被批准之前，每个公民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能对它发表意见。
只有公民优秀善良，这种制度才会良好，因为如果公民保持优良的品质，每个人都会积极地为自己的国家提出他认为有用的建议，而且人人都会被尊重并允许表达这种建议，这样，在听取各方的意见后，人民可以优中选优。
在公民已经腐败的情况下，国家制度也会随之败坏，权贵者便会把持政权，他们绝不会为了公共的利益和人民的自由来治理国家，他们一心想着维护自己的权势。
其他人由于畏惧他们，而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样一来，人民只有被愚弄，或被迫接受对自己不利

的决定。
如果罗马想在腐败的形势下维持自身的自由，它就必须像制定新法律一样制定新的制度。
应当根据腐败的程度制定不同的制度和条令，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
一旦发现旧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就必须立即着手改革，全盘予以更新。
若是这种做法有阻力，也可以采取改良的方式。
但是我认为，这两种做法都很难奏效。
如果打算循序渐进地改良，就需要一个贤明之人，在弊端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察觉它，做到防微杜渐。
但是在城邦中这种人是很稀少的，即使有，他也无法让别人相信他自己的判断。
因为习惯于某种生活方式的人，是不愿轻易做什么改变的。
尤其是，当弊端和灾祸还不显而易见时，只凭推理让人们去感知，他们更是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去改变。
但是，等到制度的弊端完全暴露出来以后，人人都能看到它的时候，改革这些弊制就很困难了。
当正当的手段不足以遏制弊端时，就只能求助于非常的手段了，比如使用暴力与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各行其是的秩序进行整治。
此外，这么做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即你必须成为城邦的君主，拥有改革的权力。
但是，因为重建城邦的政治生活，要以一个贤明之人为前提，而借暴力手段篡夺共和国的王位，却只能先做一个坏人。
因此，极少有好人愿意运用卑鄙的手段篡夺王位，同时，如果是恶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登上了王位，即便有着良好的意图，他也不会去行善。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在腐败的城邦里维持现有的自由政体或进行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要治理好这样的城邦，那就必须采取王道的治理方式，而不能再采用民主制的政体，因为对于那些骄横之徒，很难再用法律去驯服他们，但可以用类似王权的方式降服他们。
如果采用其他方式，要么会发生一些血腥的事件，要么行不通。
罗慕路斯 为了谋求最高的权力，杀死了他的兄弟和萨宾人提图o塔提乌斯，然后再善加运用从他们那里夺取来的权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一节所说的“腐败”，并不包括臣民。
只有臣民不腐化堕落，这些改革家才会对自己的计划抱有信心，并最终达到预期的目的。
2. 国家应当拥有自己的军队如今的共和国和君主若没有自己的军队，应当感到羞愧。
他们应当仔细思考一下图鲁斯的例子，图鲁斯成功继承王位时，在罗马根本找不到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因为罗马人已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太平日子了。
然而，在图谋发动战争时，他并不想使用作战经验丰富的萨姆尼人、托斯卡纳人 或其他地方的人。
作为一个有谋略的君主，他下定决心，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
他聪明过人，立即训练了一批效忠自己的优秀将士。
由此可见，如果君主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只能责怪自己，而不应该怨天尤人，这是世上最明显的道理了。
就此而言，有一个生动的事例。
所有的人都知道，前不久，英格兰国王进犯法兰西王国时，除了拥有大量自己的人民，根本没有装备精良的士兵。
由于这个王国三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他既没有具备作战经验的士兵，也没有具备指挥经验的将领。
但是，他迅速地武装起自己的军队，并敢于攻打一个拥有优秀士兵和将领并持续在意大利作战的王国。
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英格兰国王的远见和他们英明的法令，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没有丢弃作战时的体制。
在古代也是如此，底比斯人佩洛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斯把底比斯 从斯巴达帝国 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解放之前，他们发现城邦充满奴性，人民亦软弱无力，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德行，以巨大的勇气毫不

迟疑地把人民武装起来，并率领他们与斯巴达军队决一雌雄，最终取得胜利。
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说，这两人能独自在短时间内培养起军队并获得成功，表明不论在任何国家只要有人知道如何领导众人征战，就能像图鲁斯懂得如何统领罗马人一样，无论是拉西第梦人 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勇敢的战士。
维吉尔 用最为贴切的言辞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 图鲁斯将把懦夫变成勇士！
”3．国家遇到内忧或外患时，更为稳妥的办法是妥协而非对抗直到罗马共和国名声不断增大、实力不断增强并最终成为一个大帝国，它的邻邦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起初它们根本没想到，这个新崛起的共和国会给它们带来如此大的伤害。
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四十多个部族密谋联合起来共同讨伐罗马。
罗马人为此制定了一些应对紧急事态的非常规办法，其中一项就是设立独裁官一职，把权力授予此人，他不必与其他人商量，不用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就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并且在把决定付诸实施时，也不必请示任何人。
这一做法不仅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他们度过了暂时的困难，而且对克服共和国在创建帝国过程中遇到的其他困难，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因为内部出现敌人或外部遇到强敌而使共和国处于危机关头，人人为之惶恐不安，最为稳妥的办法是与之达成妥协，而不是要用武力消灭它。
因为用武力去平息它，只会使他更加强盛，加重由此带来的灾祸，加速自己的灭亡。
一人独揽大权，往往会出现很多弊端，他或许会破坏、践踏保障和维持自由生活的法律。
由于畏惧他的权力，人们也会任由这种弊端发展，以至发展到难以遏制的地步。
一开始就认清这些弊端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人们对于新生事物都比较喜爱，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看上去有很多优点的事情，或者杰出的青年，人们都会比较喜爱。
如果共和国出了一位德行出众的青年才俊，立即就会吸引住所有公民的目光，公民会毫不吝惜地用尽一切赞美之辞去赞扬他；如果怀有丝毫的野心，凭借他的德行和人民对他的自然偏爱，把他置于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以至于当公民在最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没有纠正的方法了。
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但最终也不能遏制他的权势，只能任其发展。
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很多，不过我只想举一个发生在我们城市的例子。
科西莫o德o梅迪奇开创了其家族在佛罗伦萨城的丰功伟业，由于他的智慧和其他公民的愚昧，他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威望。
这种威望使国家和人民惶恐不安，很多公民认为触犯他是很危险的，但对他放任不管则更加危险。
当时有一位叫做尼科洛o达o乌扎诺的公民，他被人们公认为精通政务的贤人，但却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科西莫至高无上的威望可能会引发的危险。
但是，他没有允许自己犯第二个错误--试图除掉科西莫，因为他断定，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国家彻底灭亡。
实际发生的情况验证了他的这一观点。
在他死后，人们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是拿起武器与科西莫对抗，把他赶出了佛罗伦萨。
不过，科西莫的党羽不堪忍受人民对他们的迫害，很快又把他召回，拥立他为共和国的君主。
如果没有公民的公然对抗，他根本做不了君主。
恺撒 统治时期的罗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庞培 等人虽然赞赏恺撒的德行，然而这种赞赏不久就变成了畏惧。
西塞罗 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庞培对恺撒的担心太迟了。
人们由于恐惧而想方设法地去补救，而这些补救措施反而加速了共和国的毁灭。
当这些罪恶初露端倪时，它们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这是因为当万事万物处于萌芽阶段时，往往给人以假象。
既然如此，更实用的办法就是对它们放任自流，让它们自生自灭，或者尽可能地拖延罪恶出现的时间。
君主如果想消除这些弊端，或是要铲除这些恶势力，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免得适得其反。
要想去抓野马的缰绳，就要确保把它制伏，让它一动不动；浇水要确保把杂草淹死，切不可淹死了禾

苗。
因此，对于祸端的征兆，一定要了解透彻，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对付它，那就要果断下手，否则就根本别去招惹它，别对它有什么图谋。
因为正如前述，就像罗马的邻国所面对的情况，既然罗马已经强大起来，更为稳妥的办法就是设法安抚它，与之建立友好的关系，而不是想方设法企图消灭它。
他们的联盟除了使罗马人比以前更团结、更坚强，还会使他们想出新的办法，在更短的时间内增强自己的实力，这些新办法就包括创立独裁官一职。
他们不但用这种方式克服了眼下的危机，并且还避免了因为缺少这一制度而引发的其他弊端。
4. 有平等的地方适合建立共和国，没有平等的地方适合建立君主国虽然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对那些已经腐化的城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忧虑和希望，不过，我认为注意一下那个由元老院通过的决议还不算多余。
这个决议与卡米乌斯对阿波罗许下的誓言有关，他承诺把从韦伊人那里获得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阿波罗 。
因为这些战利品落到了罗马平民手中，元老院没有办法弄到一丁点，于是就通过了一条法令，要求每个人公开上交他所得的十分之一。
这个法令没能落实下去，因为元老院后来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既满足了阿波罗的需要，又平息了平民的不满。
尽管如此，我们从元老院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多么地相信人民的忠诚，他们相信每人都会按照法令交出他应该上交的份额。
另一方面，我们看出人们绝不会通过少交税来违抗法令。
他们如果想逃避法律，就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些连同许多已经提到的其他例子共同说明品德和宗教信仰在罗马人的思想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多么的盛行，以及他们是多么渴望善行。
事实上，在一个不存在这种美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在当今已经日渐腐败的城邦或国家里，是找不到这种美德的，虽然某种程度上法国和西班牙也一样腐化，可是更甚者却是意大利。
如果在前两个国家中我们没有看到像在意大利每天所看到的发生那么多的骚乱，那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居民的非凡品质，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被一个迫使他们团结的国王控制着。
不光靠这个国王的个人德行，也依赖今天仍具活力的王国律令。
然而在德国，我们却看到显著的、优秀的和虔诚的宗教精神在人们中盛行，使更多的自由邦能够自我维持。
他们如此遵守法律，以至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人敢侵犯他们。
日耳曼民族中，许多古老的美德在今天仍然主宰着他们的精神，我将举一个与上述元老院和罗马人相似的例子加以说明。
按照惯例，每当德国的自由邦必须花费一大笔公共钱财时，他们就从每个人的私有财产中课税百分之一到二，因为地方官员或委员会有那样的权利。
那个税率是固定的，每个人都会遵守城市的法律，他们都会出现在税吏面前，发誓会足额上交规定的数额，然后把钱放进箱子里。
他们谨慎地相信让他们付钱时是公平的，不会发现有任何一个人少付钱。
从这个事实又能看出，忠诚和宗教精神在这些人当中是多么的盛行。
我们应该假定每人都上交了他应当交纳的税额，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达到之前预期的数目。
如此一来，做假就会被识破，如果出现了欺骗的现象，就不得不更换其他的征税方法。
现在，这种品德更值得赞扬，因为它似乎只在这个地区幸存。
它能在那里长期存在，要归功于两个原因。
第一，当地人很少和周边交流，他们不会去外国参观，也没有外邦人来这里。
他们满足于使用自己生产的东西，靠这样的食物生存，穿自己国家提供的材料制成的衣服。
这样，一切交往机会和腐化的根源都被杜绝了。

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没学会法国人、英国人或是西班牙人的风俗，这三个国家是世界的腐化之源。
第二，这些仍保持着廉洁生活的共和国，不会允许他们的任何一位公民以上流社会的派头生活，他们之间保持相互平等，对出现在当地的绅士或上流人士深恶痛绝，如果这些人落入他们手里，他们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处死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被视为一切腐化堕落的根源。
我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上流人士，是指那些靠着个人财产的丰厚回报过着富足闲散的生活，他们不去关心他们财产的增值。
这样的人在每个共和国或国家里都是有害的。
但更有害的是那些除了拥有我所说的财产之外还拥有要塞城堡，有奴仆和侍从服从他们的人。
在那不勒斯王国、罗马城、罗马格纳 以及伦巴底，这两种人最多。
因此在这些地区从没有联邦或自由形式的政府存在过，因为这类人都发誓要做自由共同体的死敌。
既然在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地区建立共和国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这些地区真要改革，只能由某个人建立一个王国，因为当人民已经这般腐化堕落时，即使法律也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了。
那里必须有附加的法律来约束拥有绝对和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野心勃勃的大人物。
托斯卡纳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个狭窄的地区长久以来存在着佛罗伦萨、卢卡 和锡耶纳 三个共和国。
而同时这个地区的其他城市，虽然广度有限，却仍靠他们的精神和社会团体表现出维护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由的渴望。
这是因为在托斯卡纳没有贵族占有城堡，也基本上没有上流人物。
并且，这里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平等，一个明智的精通古代自由邦历史的政治家，很容易创立社会团体。
但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诞生一个有这种能力和知识来做这些事的人。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谁要想在有这么多上流人的国家建立共和国，他就不得不先摆平上流人士；谁要想在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建立君主国或王国，他就必须拥有超人的野心和资质，他要培养实质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绅士，授予他们城堡和土地，提供给他们财富，给他们侍从。
有了这些上流人士在身边，有了他们的帮助，他或许能维持他的统治，同时他们也能通过他满足自己的野心。
另一些笨拙的人则要受奴役，暴力也只强加在他们身上。
通过这种方式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均衡，每一方的地位就都固定了。
但是，在适合王道的国家建立共和国或是在适合共和政体的地方建立王国，需要罕见的智力和能力相结合，因为很多尝试都进行过却没有一个成功。
因为被统治者中的大人物会很快使他们气馁，那些大人物从一开始就阻碍他们的尝试。
威尼斯共和国的例子，似乎驳斥了我认为共和国不可能在有上流人士的地方建立的观点。
因为在威尼斯共和国只有绅士能担任公职。
但是我也回应说，威尼斯的情况实际上与那些地方不同。
因为那个国家的绅士不是徒有虚名的，他们不会从土地中获利，他们的财富主要是由商品和动产构成的，他们没有一人拥有城堡或享有封建特权。
因为在威尼斯，绅士是一个荣耀和尊严的名称，与其他国家称呼某人为绅士的依据完全不同。
就像在其他国家不同行列和阶层依据不同的姓名来划分一样，在威尼斯我们把人民分为上流人和平民。
前者有权力掌握所有荣誉，而后者则完全没有。
要在拥有绝对平等的国度建立共和国，相反，在不平等盛行的国家要建立君主国。
如果不这样，国家就不能做到和谐与稳定。
5. 与共和国或君主结盟，哪一个更为可靠君主或共和国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结盟的事情发生，在它们之间几乎天天都有和约或条约签订，这是各个君主或共和国的外交策略。
既然与它国结盟不可避免，就应当对共和国或君主的信用做一下评估，看一下与哪一个结盟更稳定，更安全。

综合起来考虑，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很相似，很难得出结论。
但是我确信，在任何情况下，那些在胁迫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不会被君主或共和国遵守。
如果威胁到它们领土的完整，双方就会撕毁协约，就会背信弃义。
号称“破城高手”的德莫特里乌斯，给雅典人民带来了无数的好处，但是随后由于被敌人打败，他不得不在雅典寻求避难。
本来，雅典欠着他的人情，应该友好地收留他，但他被拒之门外。
雅典成为了他的伤心地，这种伤心甚于在战争中的失败。
同样，庞培在帖萨利被恺撒打败，便逃到埃及找托勒密寻求避难，因为他曾帮助托勒密重新夺回王位。
令庞培想不到的是，此人不但不救助他，反而加害于他。
这两种情况有同样的原因，即君主失信于人。
与君主相比，共和国的人民会慷慨得多。
但是，如果危及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失信。
如果某个共和国或君主国在大难临头之际还能守信用，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
对于比较弱小的君主来说，因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他很容易对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很友好，因为他还想日后借助这个国家重登王位，即使眼下对他没有什么帮助。
或者，如果他是这个强大国家的党羽，他是不会希望从敌人联盟那里找到信任或友谊的。
那不勒斯领地上那些一向跟随法国联盟的君主的命运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
就共和国来说，同样的例子还有西班牙的萨贡托，它因追随罗马一派而灭亡。
1512年听命于法国的佛罗伦萨，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经过全面的考虑，我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共和国的信誉稍微比君主好。
共和国与君主虽然有同样的意图和愿望，但它的意志力更差些，它无法像君主那样雷厉风行，决断比较迟缓，因此失信也不如君主那么迅速。
解除盟约是为了利益，较之于君主国，共和国则更加忠实于它们的诺言。
君主可能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失信，然而，共和国却不会为了丰厚的利益而爽约。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地米斯托克利为雅典人出谋划策，在公民大会上，他说他有个计策可以为祖国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为了保密，他又不把自己的计策说出来，因为一旦消息泄露，实施这个计策的机会也就会丧失。
于是雅典人便转向了更愿意与人民交流的阿里斯提德斯。
地米斯托克利对他说，希腊的舰队看上去声势浩大，其实不堪一击，这是雅典人称霸这个地区的好机会。
但是，阿里斯提德斯告诉人民说，地米斯托克利的计策虽好，但违背诚信原则，于是雅典人拒绝了他的这一建议。
马其顿的菲利普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其他的君主也不会，为了追逐名利，他们不惜失信。
我这里所说的失信，并不包括那些事出有因的情况，特别是出于客观的其他原因，而是指那些出于不合情理的理由而毁约的情况。
就此而言，我觉得，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得出，人民失信的几率要小于君主，比君主更值得信赖。

## 编辑推荐

《读懂政治学的第一本书: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全集》编辑推荐：史上第一政治禁书来袭！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马基雅维利治世界——拿破仑、俾斯麦、杰弗逊指定藏书！
现代政治学奠基人马基雅维利一生精华收录，无数人批判他传授邪恶，却有更多的政治家用他的学说作为治国原则，马基雅维利为何受到各方的猜忌与怀疑，伏尔泰一语道破：因为他泄露了天机。
史上第一政治禁书来袭！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